

手斧、木觚和金面具……

“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发现了啥？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扁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8日在北京揭晓“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等6个考古项目入选。

从史前到唐代，或熟悉或陌生。这些入选项目发现了啥？考古专家为何觉得它们重要？我们替你整理了重点。

四川稻城县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

皮洛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是国内外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填补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东西方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遗址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

力、方式和历史进程。

河南南阳市

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黄山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石家河文化时期也规模化生产玉石器，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

三星堆商代遗址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推进了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的研究，并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

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填补了江西东周时期考古空白，为构建和完善本区域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

了关键性资料。该墓葬的发掘也是越国、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为百越文化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对研究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东周时期吴越楚关系、政治格局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更为本区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探索提供了直接证据。

湖北云梦县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其中一件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全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觚文记载谋士蒯彻游说秦王嬴政立义，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近似。该觚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文字最长的木觚，内涵丰富。觚文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

甘肃武威市

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发现，生动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事实，为推动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基础，为丝绸之路文化系统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漆木虎头枕。

文化快讯

陕西一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万余件石制品

位于陕西省洛南县的夜塬遗址取得重要考古收获，出土旧石器时代石制品万余件。

夜塬遗址属于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为配合当地工程项目建设、保护和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等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于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的区域位于遗址东南部，发掘面积500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厚度达22.8米，可划分为36层，其中原生文化层中以第5-7层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第8层以下出土石制品逐渐减少。目前这里已出土石制品12000余件，包括石制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手斧、手镐、石球等。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改课介绍，通过对地层堆积特点和石制品特征的分析，初步认为在不晚于距今约60万年前，已有古人类在此活动，在距今约25万年前后人类活动进入繁盛期，并一直延续至距今约7万年前后。

160余件绿松石文物集中展现中华文明交流互鉴

“色如天相 器传千秋——中国古代绿松石文化展”日前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首次展出。来自贾湖遗址、二里头遗址、金沙遗址、殷墟遗址、曾侯乙墓、梁庄王墓等全国各地共计165件（套）绿松石文物精品，集中展现先民深层的精神追求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本次展览共有四个单元，以“何为松石？”为切入点，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华光初现——新石器夏商时期”“流金耀世——两周秦汉时期”“宝竞风雅——隋唐宋明时期”三个部分讲述我国悠久灿烂的绿松石文化。展览利用多媒体投影视频、场景画、图像等展陈手段，充分烘托文物之美。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贾湖遗址出土的全世界最早的绿松石饰品，不加雕琢，色彩丰富；1984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保存完好，数百片绿松石嵌片丝丝入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佩，长约42厘米，繁缛精美；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镶宝石镂空云龙玉帽顶精致华丽，体现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据了解，本次展览中的多件文物均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这些享誉古今的文物珍品光彩夺目、卓然不群，见证我国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历经夏商及至宋明，长达9000年对于绿松石的开发利用及传承，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本版据新华社)

问竹

□ 崔庚前

如果选一种植物代表中国传统文人的情结，我认为“竹”是第一位。中国人对竹子的感情在千载的情感寄托中，成为无可取代的“君子”的完美化身。“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竹子在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历代文人墨客、书画巨擘遗留下来有关竹的经典文学和绘画作品不胜枚举……

文学作品当中，咏竹名句甚多。王维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白居易的“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刘禹锡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闭上眼，每一句诗，无不是一幅唯美的画卷，中国传统绘画讲究“诗、书、画、印”完美结合，诗助画意，画表诗心，中国文学、文字、绘画之妙，妙不可言。

竹画是中国绘画特有的专科，大致有两种形式。一为设色竹画，工

笔画为多，多见于宫廷画派；一为墨竹，历来文人最爱，属于典型的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流传最广。

从唐代开始，画竹已为独立题材，唐代画竹名家萧悦，工于画竹，喜欢用纯青色或绿色，一色而有雅趣。五代、宋初花鸟画分为两大主流派，黄荃和徐熙，黄荃也是一位技艺非常全面的画家，黄派花鸟用笔工整，设色堂皇，成为了当时画院的程式，被奉为规范的标准，后世称为“院体”花鸟。北宋著名画家文同画竹，清秀俊逸，动感十足。追随黄荃遗风的赵昌所绘竹画轻灵、飘逸。南宋梁楷，善画山水、佛道、鬼神。元代李衍擅画枯木竹石，尤擅墨竹，双钩尤佳，和赵孟頫、高克恭并称元初画竹三大家，著有《竹谱详录》，对竹子的形态、画法皆有详细的论述。明代陈洪绶，其笔下墨竹线条洗练，极具生活意趣，文人气息浓郁至极，观之令人心生通透。清代扬州八怪之一

郑板桥，一生只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传世代表作品有《修竹新篁图》等。其作品清秀高逸，为历代藏家所推崇，其竹画赝品最多，真迹难得一见。当代著名青年画家任重尤擅雪竹，画中雪竹一法，实为黑白、阴阳、两仪之道也。

明代大文学家徐渭创作过一篇散文《借竹楼记》，文中借竹论道，哲理颇引人深思。真广大法师画展取名“问竹”，我想和此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妙。逐一欣赏真广大法师四十余幅竹画作品，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对中国传统诗词、绘画艺术的领悟、提炼和升华。作品取法古人，有唐、宋、元、清之遗风，融汇历代画竹名家诸家法，但绝不泥古，有自己的艺术表现语言、表达形式，极为难得。他笔下的墨竹近处有笔墨、远观有思想，处处透露出了宁静、祥和。